

續名醫類案

第廿

S28

1785

1p11



續名醫類案卷十一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黎素園

同校

虛損

張子和治束茂之病虛勞寢汗面有青黃色自膝以下冷痛
無汗腹中燥熱醫以姜附補之五晦朔不令飲也又禁梳
頭作寒治之張曰子之病不難愈難於將護恐愈後陰道
轉茂子必不慎束曰不敢乃先以舟車丸濬川散下五七
行心火下降覺渴與冰水飲之又令澡浴數日間面紅而



澤。後以河水煮粥。溫養脾胃。又以治血當歸。人參柴胡散。五苓散。木香白朮散。調之。病卽瘥。汗止足煖。食進。張曰。此本肺脾之病。當以涼劑。蓋水一物。在目爲淚。在皮爲汗。在下爲小溲。若禁飲水。則渴而燥熱生。人若不渴。與水亦不飲之矣。束旣愈。果忘其戒。病復作。張已去。乃殂。

竇材治一婦人。傷寒瘍後。轉成虛勞。乃前醫下涼藥。損其元氣。故也。病人發熱咳嗽。吐血少食。爲炙關元。百壯。服金液保命四神鍾乳粉。一月全愈。

弘治乙丑歲。姑蘇儒學聞教諭恭。遭羸疾。吳醫治之。率用三白湯。無奇效。一日謁張養正求治。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

醫用之多矣。養正正色曰：子勿曉曉。吾用湯便不同。遂投

熟附二三片煎俾服卽瘥。

續醫說

王時勉治常熟徐氏。中氣不足。脈曰：此脈宜補。劑當參耆。譬如築室造基。不可時日計其成緒。須藥百裹。乃可望愈。至於十病不少減。更謀一醫。病勢增劇。復請於王。王脈之曰：爾信道不篤。又更別藥。以致增劇。徐莫諱。乃曰：曾服利氣之劑。王曰：必如吾言。則生。否則非吾所能也。從之。果及期而愈。肯堂嘗見格致餘論。載浦江鄭君仲夏患痢。丹溪煎人參膏與服。至五斤而劑止。十斤而病安。今人輕身重財。不顧體之強弱。病之淺深。亟於求效。况謀利嗜賄之徒。

動輒便施剛峻切劑。至於輕病變重。重病至危。往往有之。古人有言曰。不死於病。而死於醫。

竇材治一人。身長五尺。因酒色傷。漸覺肌肉消瘦。令灸關元三百壯。服保元丹一斤。自後大便滑。小便長。飲食漸加。肌肉漸生。半年如故。

此案附骨縮病後故念菴謂有缺文

孫文垣治吳肖峰室董潯陽次女。而龍山之妹也。患咳嗽體倦。多汗。腹痛。呻吟不絕口者半月。諸治愈加。脈之左手三五不調。而右手沉弦。面色青息甚微。腹中漉漉有聲。問上年夏日曾病否。曰曾頭痛體倦多汗。但不咳嗽。不腹痛。今五月初病如上年。醫謂傷風。用參蘇飲發之。始咳嗽與治

嗽則加腹痛。又謂通則不痛。以沉香滾痰丸下之。遂僊不
可支。曰。此乃注夏病。仲景謂春夏劇。秋冬瘥者是也。問注
夏何爲咳嗽。曰。原不咳嗽。由參蘇飲重發其汗。肺金受傷。
故燥而咳。何以腹痛。曰。因治咳寒。其中氣故也。况又服滾
痰丸之劑。以重傷之。蓋五月六陽之氣。布散於外。汗而又
汗。汗多則亡陽。夏至一陰將萌。腹中尙虛。虛而復下。下多
則亡陰。陰陽俱亡。不憊何待。乃用酒炒白芍五錢。甘草黃
芪各三錢。桂枝二錢。大棗二枚。水煎。臨臥服。加飴糖一合。
飲訖而睡。自己至申不醒。咸謂夏不用桂。伐天和也。諸痛
不補。助邪氣也。不可爲矣。龍山以其言告。曰。旣已得睡。則

陰氣生。汗可斂。痛可止也。問所投劑何名。曰。此仲景小建中湯也。夫腹痛如縛。帶脈急縮也。面青脈弦。肝木盛而脾土受尅也。故以白芍和之。桂枝伐之。甘草緩之。黃芪大棗。飴糖以補之。自虛回。汗斂而痛止矣。語未竟。病者醒而索粥。粥後又睡至天明。腹全不痛。惟稍咳嗽。加五味子麥冬兼治。注夏而全愈矣。臨別語龍山曰。令妹之病。尅伐太過。今雖愈。而脈弦不退。不用滋水生木。弦安得遂退。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猶爲可慮。宜戒惱怒。節飲食。謝去人事。恬淡頤養。安可責之婦人。庶可永年。否則有害。至陰極陽生。恐不能保無患也。後至期與良人

齟齬。怒而絕藥。果以凶聞。

薛立齋治沈察年二十六所稟虛弱兼之勞心癸巳春發熱吐痰甲午冬爲甚其熱時起於小腹吐痰無定時或謂脾經濕痰鬱火用芩連枳實二陳或專主心火用三黃龍之類至乙未冬其熱多起足心亦無定時吐痰不絕或遍身如芒刺或又以爲陰火生痰用四物二陳知柏之類俱無驗丙申夏熱痰甚盜汗作渴曰此乃腎經虛損火不歸經當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其脈尺洪大餘却虛浮遂用補中益氣及六味地黃而愈後不守禁其脈復作謂火令可憂當慎調攝會試且緩但彼忽略至戊戌夏果歿於京雄按洪大虛浮之脈火不歸經之証豈補中益氣之可試乎雖與六味同用亦非治法

龔子才治周侍御患虛損、目不敢開、閉則神飛飄散、無所知覺、且不敢言、言即氣不接、昏沉懶食、診視之、六脈虛微、此元氣衰弱、心神虛憊也。先與硃砂安神丸一服、少安後以補中益氣湯倍參芪、加遠志、茯神、棗仁、白芍、生地、麥冬、連進數劑、漸瘳。

雄按據脈證宜補而兼以鎮攝爲治、升麻、柴胡未可輕試。

劉氏子、年十八、患虛勞、熱咳、痰喘、面赤自汗、旬餘不能就枕、勢危劇、診之、六脈微數、乃陰虛火動也。令五更時以壯盛婦人乳一鍾、重湯煮溫、作三四口啣之。天明煎河東地黃丸一服。少頃將大小米入山藥、蓮肉、紅棗、胡桃仁數個、煮稀粥食。半晌又煎清離滋坎湯二劑。加竹瀝、童便、薑汁。

少許頻頻服之。至午又進粥少許。加白雪糕食之。過半晌。又進前藥二劑。夜間睡則藥止。醒則卽服。如此三晝夜。藥不住口。火乃漸息。方能枕席。後減藥之半。半月病減六七。服湯劑調理而愈。此症若以尋常之法施治。日進一二劑。則是一杯水。豈能救車薪之火哉。

孫文垣治張文學子心二尹可泉長君也。弱冠病。醫作勞瘵。治久不效。自分必死。督家人治含歛。脈之左寸短弱。右關略弦。餘皆洪大咳嗽。下午熱從足心起。漸至頭面。夜半乃退。面色青。形羸氣促。多夢遺。臥床奄奄。已絕粒。斷藥二日。謂可治。可泉曰。醫僉謂火起。九泉者死。大肉盡削者死。咳

嗽加汗者死。脈不爲汗衰者死。此感症則然又當火令之時。

肺金將絕。乃謂可治何也。曰。症雖危。兩顴不赤。心火未焚。

也。聲音不啞。肺金未痿也。耳輪不焦。腎水未涸也。面赤者。

憂疑不決。左寸短者。心神不足。關略弦者。謀爲不遂。症由。

色脈皆非瘵也。良由志願不遂。死心病。非腎病也。故謂可。

治。蓋病人因星士許發解。因而落第。故挹怏寢疾也。爲立。

方名調肝益神湯。以人參、棗仁、龍骨爲君。丹參、石斛、貝母。

麥冬、五味爲臣。山梔、香附爲佐。服二十劑而病起。九方則。

熟地、龜板、枸杞、人參、麥冬、五味、茯苓、蜜丸。服三月全安。

陸祖愚治金伯遠婦。年未四旬。生育已多。且數小產。致病怯。

弱不時眩暈惡心胸膈痞滿飲食不進四肢浮腫晡時潮熱大便時瀉時燥比及夜間恍惚不眠診得左寸浮腫兩關俱弦細兩尺初取覺洪大重按則少神知其心脾腎三經受病而前醫純以清涼治之非也以陳皮貝母前胡蘇子木通苡仁當歸白芍天麻爲煎劑巳午未三時服黎明用熟地人參製附子杜仲麥冬山藥知母白朮同爲丸淡鹽湯送下黃昏服安神丸如此分爲三治初服便覺有頭緒調理兩月諸症如失

殷岐山於春末患傷寒醫與汗下症已愈矣然精神時嘗覺恍惚肌肉未能充實至秋時發熱微咳嗽食減肌削且精

滑便。瘡醫謂陰虛服六味加減幾百劑至冬甚惡寒不能

出戶診其脈浮之損小其色眇白不澤曰陽虛症也非

不可凡陰虛之熱蒸蒸肉出骨甚於肉肉甚於皮陰分必

劇重捫則熱不甚明乎外熱內不熱也且熱發無常是陽

氣有時虧盈也。語未妥陰虛火旺之嗽口口相續口渴咽乾

痰涎稠濁。此近傷風症矣今微咳無痰明乎陽氣之不能上升也

亦未妥即精滑者亦因陽氣不足故陰精不固也至大便不

實與畏寒其為陽虛顯然矣總由傷寒汗下之後元氣未

復而強力作勞以致損億用加減八味丸五更淡鹽湯下

日中用四君四物加棗仁遠志作煎劑間用補中益氣湯

兩月而愈

黃履素曰。予少患下元虛。不能多言。稍不戒。所得病不可狀。丹田若無物者。甚則夜半陰極之時。陽氣欲脫。手足厥冷。汗大洩。一交子丑。氣分乃漸復。此係腎陽衰弱之候。常服溫腎之藥。於滋陰料中。多用菟絲子。枸杞子。肉蓯蓉。五味子。鹿茸。紫河車之屬。遂得漸愈。前症因目病。悞服黃連。九頓劇。要知陽衰之症。寒藥在所最忌。知母。黃柏之屬。最傷胃中。生發之氣。卽平人亦不宜多服。又本草云。升麻。川芎。下虛人忌服。予服四物湯。川芎稍多。服補中益氣湯。失加人參。皆頓覺下虛。前症陡發。藥之響應如此。

李士材治何邑宰之子虛損遺精盜汗瘦骨柴立已瀕於危
簡其所服以四物知栢爲主芩連二冬爲加減診其脈大
而數按重極軟猶有胃氣故可治曰中氣大寒反爲藥苦矣乃以
歸脾湯入肉桂一錢人參五錢當晚熟睡居十日而汗止
精藏更以還少丹兼進補中益氣服一月而愈

顧宗伯患發熱困倦目昏耳鳴脚軟不能行大便燥結手足
麻痺腰膝疼痛李診之曰腎虛不能上交心虛不能下濟
用八味丸十全大補湯加龍眼肉三十枚五十餘日精神
漸旺肌肉漸充一日多飲虎骨酒大便仍結醫者皆云八
味丸非久服之藥十全大補宜去肉桂反用知母元參佐

之服之數月遂至不起

琇按是症八味十全元參知母其失正均惟集靈膏方真的劑也

李翰林勞而無度醉而御內汗出多痰服寬膈化痰之藥轉

覺滯悶診其脈沈而澁兩尺尤甚曰痰得澁脈難愈况尺

中澁甚精傷之象也在法不治乞投劑勉用補中益氣加

半夏茯苓兩帖有小效眾皆喜李曰濡象不減脈至無根

死期近矣果十餘日而歿

據脈症藥亦大左

盧不遠治吳叔顯三月間生瘡服藥瘡已合而喘急殊甚十

日不能就枕往診之先用發瘡開肺次用降氣補腎斷其



次日當瘡發。五日當足腫。六日當出水。十日可喘定就睡。
嗣後足生二毒。三月始完。復次年七月。偶以傷風微熱。左
三部脈唯隱隱見。以大劑人參歸地甘草。十帖脈方起。三
十帖如常。十月再感。左脈更不如秋。但微熱起居如故。三
日就枕。七日頭痛如破。因告其兄。以秋病之危。今若昏死。
決無生理。彼尙疑其言。九日果微昏錯語。十二日不識人。
再七日死。或問曰。某昨歲垂危。君言變症。厯厯如響。幸全
生焉。今冬微恙。君言不起。果應其言。其症爲一爲兩。曰。其
人氣骨天弱。腎精不全。其瘡亦從腎發也。不知而用發散。
元氣轉耗。瘡毒內逆於肺而喘。予用四逆散。使太陰氣開。